

祁彪佳致李清尺牍与张岱崇祯八年岁考失利考索

张 则 桐

张岱的著作已越来越受到读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,相关的专题研究不断出现。但关于这位文史大家的生平仍有许多情况知之不详,这已成为张岱研究的一个瓶颈。笔者多年致力于张岱研究,近来在翻检《祁彪佳文稿》时,发现祁彪佳致李清的三封尺牍,由此可以基本弄清张岱崇祯八年(1635)岁考失利的具体情形。

祁彪佳(1602-1645),字幼文、虎子,又字弘吉,号世培,山阴(今浙江省绍兴市)人,天启二年(1622)进士,曾官兴化府推官、巡按苏松诸府。崇祯八年因与首辅周延儒构隙被考核降俸,随即以侍养母亲为由辞职回绍兴家居九年。弘光朝任右金都御史,巡抚江南。乙酉六月,杭州失守,投寓山园水池而死。李清(1602-1683),字映碧,一字心水,兴化(今江苏省兴化市)人,崇祯四年(1631)进士,曾官宁波推官,刑、吏、工科给事中,大理寺丞等。明亡后隐居不仕。祁彪佳是张岱的同乡挚友,二人过从甚密,相知甚深。祁彪佳于崇祯八年四月自京城返回绍兴,这一年的日记编为《归田快录》,尺牍编为《都门入里尺牍》。《都门入里尺牍》收有祁彪佳致李清三封尺牍,均为张岱考试失利说项,下文围绕这三封尺牍对张岱崇祯八年岁考失利的具体情形作一考索。

先将祁彪佳第一封尺牍《与李映碧公祖》逐录、标点如下:

治弟自武林获奉颜色,因病归里,迨入里而抱病转甚,即今困顿床褥已越四旬,尚无起色。伏闻老公祖将奉台使之檄,按节敝郡,彼其时尚不知能强起能襍,一遂瞻云就日之怀否也。兹有启者:文宗刘公祖以执法之公兼衡鉴之妙,此番岁试,敝乡不特俊拔者争鼓舞以励前修,即劣置者亦思濯磨而期后效。从来器竞之士习,至此而翕然为一变。犹且虚怀于定士之后,宿士偶遗,遽蒙剪拂,士子又无不盛而思奋者。今有府学增生张岱,当其试卷初落笔时,士共以前茅相推许,盖亦因其夙望在人故耳。及文宗公祖考列五等,人颇骇之。治弟始耳其文而披阅焉,则不可不谓一日之短也。然据夙昔所怀抱,即治弟与之寒窗伊唔时,已见其淹贯经史,博极群书,旁及诗歌古文,真可衡官屈末。则今数载已来,其所造之更有进,为可知矣。乃高自标置,不肯俯就时趋,治弟每规之而不听。今日之遭蹶,病正坐此。

在此生固义命自要，惟是窜迹深山，闭门诵读，绝不敢求一郡邑有司为之光容。治弟以数年笔砚之友，不忍见其才华肝胆消落至此，且盐车一困，便使乡党榆柳，故交掉臂，有才有骨之士宁能堪此？是以旬日以来，形消骨立，若不能勾有其生。治弟极知文宗公祖公严之下，必不敢漫有陈说，而独不免为此生饶舌者，盖以文宗公祖必能信老公祖怜才之雅念，而老公祖或亦信治弟非干泽之私心也。在今功令方严，学政之中飭伊始，此真世道人心所关系，稍有血气者宁不欲各守硁硁之素，以挽情面之世风。是以治弟止一子而学业未就，不令赴考，止一经而以俛得俛失，听其自取。乃独为此同窗食贫之友不觉饶舌者，天日可鉴，岂有可利之哉！夫亦气谊感召，自不容已，则治弟之非敢为私更可知也。且老公祖莅临在迹，试问公祖父母，治弟年来曾有为亲戚子弟转求于泽者否？再问三学诸生，有一谓张岱之非抱才有学，偶蹶可怜者否？则治弟之非敢为私事可知也。今特令敝友亲叩台阶，老公祖视其眉宇，听其议论，阅其平日之所著述，定当以弟言为不诬。倘蒙老公祖果信微言，则乞乘大案未到之时，特垂鼎力置之平等。则国士之感岂言所能尽哉！病榻口占，因钟情友谊，遂多不次不伦之语，仰祈照原，可任惶仄。^①

从尺牍的内容可以看出作于崇祯八年秋冬之际，此时祁彪佳已回到绍兴。尺牍中说得非常清楚，张岱当时的身份是绍兴府学增生，这一年正值浙江提学至绍兴府岁考，《明史·选举志一》云：

提学官在任三年，两试诸生。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，谓之岁考。一等等前列者，视廩膳生有缺，依次补增广生。一二等皆给赏，三等如常，四等挞责，五等则廩、增递降一等，附生降为青衣，六等黜革。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，俾应乡试，谓之科考。其充补廩、增给赏，悉如岁试。其等第仍分为六，而大抵多置三等，三等不得应乡试，挞黜者仅百一，亦可绝无也。^②

岁考考校生员时艺，依等第有所赏罚，而科考等第决定生员能否参加乡试的资格，这两场考试对府、州、县学的生员至关重要。艾南英《前历试卷自叙》说：“独督学使者于诸生为职掌，其岁考，则诸生之黜陟系焉，非患病及内外艰，无不与试者。其科考，则三岁大比，县升其秀以达于郡，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，督学又升其秀以试于乡闈。不及是者，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，非是涂也，虽孔、孟无由而进。”^③关于明清浙江岁试和科试，戴名世《庚辰浙行日记》、《辛巳浙行日记》二文详记其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年（1700-1701）在浙江督学幕中亲历岁试和科试的情形，每府岁试、科试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

据尺牍中所说，崇祯八年浙江提学是刘姓官员，查《浙江通志》卷一百十

①《祁彪佳文稿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年，2089-2090页。下文引用此书均为此版本。

②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六十九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下同。

③《天慵子集》卷二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本。

九,此人应为刘鳞长,以金事提督浙江学政。刘鳞长(1598-1661),字孟龙,号乾所,晋江(今福建省晋江市)人。其祖刘弘宝、父刘廷焜皆为闽南理学大儒,李清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为其祖孙三代立《洛阳刘氏家世学派》。刘鳞长是万历四十七年(1619)进士,天启间忤魏珪削职,崇祯年间起原官,“司节慎库,以台省擅行支放事累逮诏狱,滴倅毗陵,适大宗伯孙公慎行倡学东南,鳞长师事焉,转南户部,视学两浙,历官至四川参议”^①。唐王入闽,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《福建通志》说他在浙江学政任上“所拔皆知名士,至今人颂公明。”^②刘鳞长主持的绍兴府学生员岁考应在秋间九月举行,祁彪佳《归南快录》十月二十八日:“是日微雨,晚作札与张介子,更以数行慰张宗子。”^③十一月初一日:“张介子来访,言乃兄失意状。”^④可见十月底岁试结果已出,张岱的考卷被刘鳞长判为五等,这是极低的等第,其府学增生要被降为一般府学生员,并且要影响科考的等第和次年参加乡试的资格。这对于一向颇为自负的张岱来说大出意料,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。正象祁彪佳信中所说,张岱平日熟悉的师友也非常诧异,大家都觉得,以张岱的才华和水平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岁考五等的结果。张岱陷入极度苦恼之中,与他要好的师友纷纷伸出援手。崇祯年间岁考、科考中的说项、荐举之风颇为流行,复社领袖张溥就广为复社弟子运作:“而溥奖进门弟子,亦不遗余力,每岁科两试,有公荐,有转荐,有独荐。”^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祁彪佳才给时任宁波府推官的李清写信以求通融。为什么要李清出面通融呢?因为李清是倪元璐的弟子,康熙间手抄本《皇明遗民传》之《李清传》云:“试券初为本房所乙,文正公倪元璐见而奇之,始得录,遂拜元璐为师。”^⑥并且当时传闻李清将调至绍兴任职。倪元璐、祁彪佳与张岱交谊深厚,都想帮助张岱摆脱困境。此时由在绍兴邻府任推官的李清出面调停,是绍兴士绅比较稳妥的选择。祁彪佳希望李清在最后确定科考等第之前施以援手,给张岱一次参加乡试的机会,因为此时张岱已经39岁了。

不久,李清到绍兴任职的传闻消散,祁彪佳写了第二封尺牍《与李映碧》:

治某之于老公祖也,虽晤面不数数而雅意高情真有令人时在寤寐者。里中传台驾以台使檄将临敝郡,今则否,未知枢奉颜色又在何时?怀想光霁,区不胜耿耿耳。治某有慨于士风之嚣竞,情面之纠缠,是以此番文宗按试,矢不敢以一人干请。而独不能不喋喋于张生者,盖实通国之舆论所共为称惜,此之谓所言,公言之也。张生为阳和公曾孙,雨若公冢孙,治弟昨

①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七十七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《福建通志》卷四十五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《祁彪佳文稿》,1032页。

④《祁彪佳文稿》,1032页。

⑤陆世仪:《复社纪略》卷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⑥黄宗羲、顾炎武等:《南明史料(八种)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9年版,420页。

绝不敢述其家世，而第以其有用之学、足怜之才，仰求栽植，正有符于老公祖所云可以理夺，难以情求也。治弟固不足数比，妻父林居以来，胸怀雅尚，岂漫为人出一语哉！兹开台谕，知其间婉转鼎造，费几许苦心，此真高厚为德，公而且溥，寒生闻之，必有泣下者，非独一人一家之感佩已也。文宗向有声气之雅，而于荆溪民变，尤所谓同患难中人，然以是故而首当仰体其公严者。在治弟舟过邗关，曾以此语相订，是以于其莅任之时，即一见亦绝迹也。今此之恳，惟真可质鬼神而鉴天日，乃敢求老公祖之鼎致耳。再晤间，万祈祖台道此鄙悃，所荷相成之爱更为无涯。诸容俟小刻印成，再布缕缕，临楮可任，驰注之至。^①

此信再一次申明自己为张岱说项实出于怜才之公心，并交待张岱的家世，祁彪佳也说明自己与刘鱣长曾经共事，刘鱣长公正严明，自己不便直接说项，他希望李清能向刘鱣长转述情况，怜恤人才。信中还提到，祁彪佳的岳父商周祚也为张岱岁考事多方呼吁。这封尺牋思致周密，婉转真切，祁彪佳为张岱岁考之事煞费苦心。

李清对商周祚、祁彪佳翁婿二人所托之事非常重视，多次与他们书翰往来，此时期内祁彪佳《与张宗子》向张岱通报了李清的积极态度：“捧李公祖复札，知淄衣之好，有同心也。弟顺风作呼，倘得不辱命，幸矣。何足烦齿劳之及乎！”^②然而结果并不如意，祁彪佳致李清的第三封尺牋《与李映碧》云：

治具僻居远村，入居多病，匿迹山林，邈隔城市，闻老公祖迹于武林往返，屡往山阴道上，而某迨攀不遑，虽祖台以疏带见亮，如郁郁此中何？昨于妻父座中，见盛口高雅，益深耿耿之企恋之怀矣。张生一介士，何至重烦注若此？夫昌黎之知长吉，欧公之识大苏，虽俱在未遇时，然未有于坎坷偃蹇中，人方弃之，我独收之，此生不知何如作国士报也。文宗公祖以原卷相示，正见其虚怀，士子俛得俛失，文场原是苦海，此间宁有定评？然治某所为之扼腕者，亦采其生平之品望，而非谓一字一句无可摘之瑕疵也。屡荷手翰，惟有佩戟隆谊，永之世世，原卷辄附，幸赐炤原，不任驰注。^③

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，李清为张岱岁考等第事曾与刘鱣长接触，刘鱣长为表明自己的公平，将张岱考卷找出给李清看，李清给祁彪佳复信时也附上了张岱的考卷。虽然李清尽力帮助，张岱岁考的等第已很难改动。祁彪佳信中发出“士子俛得俛失，文场原是苦海，此间宁有定评”的感慨，真是伤心泣血之语，也流露了对刘鱣长的不满。岁考维持原来等第，张岱如果继续参加刘鱣长主持的科考，其等第可想而知。《祁忠敏公日记》之《林居适笔》七月二十五日

①《祁彪佳文稿》，2090-2091页。

②《祁彪佳文稿》，2093页。

③《祁彪佳文稿》，2119页。

记：“张宗子以格不入试走札相告，为致一字于李映碧公祖。”^①《林居适笔》是崇祯九年（丙子）日记，这一年是乡试年，而明代乡试一般是在八月举行，故称“秋闱”，七月二十五日正是乡试前夕。张岱因上一年岁考等第五等，没有参加岁考之后的科考，因而也就没有资格参加此科乡试。从此则日记内容来看，李清此前仍然关心张岱的乡试资格问题，张岱特向祁彪佳说明并由祁彪佳转告李清。

八股文的体式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，故称时文。明代八股文在成化、弘治年间趋于成熟，其基本要求是内容上遵循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，形式上符合官方的规范。万历朝思想和士风打破了明初以来形成的八股文的基本要求，“时方崇尚新奇，厌薄先民矩矱，以士子所好为趋，不遵上指也”^②。王学盛行也对八股文风有所影响，清代制艺专家俞樾说：“以禅入儒，自王龙溪诸公始也；以禅入制义，自杨贞复起元始也。贞复受业罗近溪，辑有《近溪会语》一书，故其文率多二氏之言，艾东乡每以为訾。乃文之从禅入者，其纰缪处固不堪入目，偶有妙悟精洁之篇，则亦非人所及，故归、胡以雄博深厚称大家，而贞复与相颉颃，其得力处固不可诬也。”^③自万历中期，朝廷中就不断有要求整饬科举文风的呼声，如《明史·冯琦传》云：“时士大夫多崇释氏教，士子作文，每窃其绪言，鄙弃传注。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禁，然习尚如故。琦乃复极陈其弊，帝为下诏戒厉。”^④到了天启、崇祯年间，“文体益变，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，而恣轶者亦多矣。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，势重难返，卒不能从”^⑤。

张岱的家族与晚明越中王学渊源甚深，他的祖父张汝霖“幼好古学，博览群书”，教子弟“惟读古书，不看时艺”^⑥，这对张岱的读书范围和学术兴趣影响深远。张岱的思想和文风也深受杨起元的影响，《四书遇》引用杨起元语录达35次，仅次于张鼐，^⑦他称赞杨起元说：“读杨复所之书，而后知复所之超悟也。复所有《四书评》数卷，不下注脚，不立训诂，只以白文内数虚字、闲字、无着落字，翻出妙理。”^⑧同时，晚明时期越中制艺名家王思任、倪元璐等，注重作者主体意识和才气的发挥，与恪守朱注的官方规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家学传统、学术渊源、地域风气都使张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超越了科举体制的规定，他的八股文出入经史百氏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他批评八股文说：“区区帖

①《祁彪佳文稿》，1057页。

②《明史》卷六十九。

③梁章钜：《制艺丛话》卷五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。

④《明史》卷二百十六。

⑤《明史》卷六十九。

⑥《家传》《琅嬛文集》卷四，岳麓书社，1985年，下同。

⑦张则桐：《张岱探稿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09年，78页。

⑧《石匱书》卷第二百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下同。

括家,为地甚窄,乃欲以太古篆作霹雳文,非李贺通眉长爪,能下榻便拜乎?”^①他认为:“有人于此,一习八股,则心不得不细,气不得不卑,眼界不得不小,意味不得不酸,形状不得不寒,肚肠不得不腐。”^②张岱强调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对士人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的限制,他与科举体制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。

崇祯年间官方和艾南英等江西选家正着力矫正当时流行的时文风气,叶梦珠于清初回忆崇祯年间的考试情形说:“朝廷亦厌其习,严饬学臣厘正,故于试卷面页,必注恪遵明旨,引庄、列杂书,文体怪诞者不录。”^③刘鳞长禀承闽南朱子学的立场,他遵奉的老师孙慎行是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,这样的学术背景决定他必然强调八股文要恪守朱注和先正法度,严格执行朝廷的饬令。而张岱“高自标置,不肯俯就时趋”,他的文章与官方要求必然凿枘不入,刘鳞长对张岱的八股文深为不满列为末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而围绕张岱岁考失利后的一系列通融措施,可以看出晚明士人群体的复杂关系,不同地域和学术背景的士人之间在发生矛盾冲突时的调解策略,从而展现了晚明社会一个丰富而耐人寻味的细节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

①《跋张子省试牍》《琅嬛文集》卷五。

②《石匱书》卷二十七。

③《阅世编》卷八,中华书局,2007年。